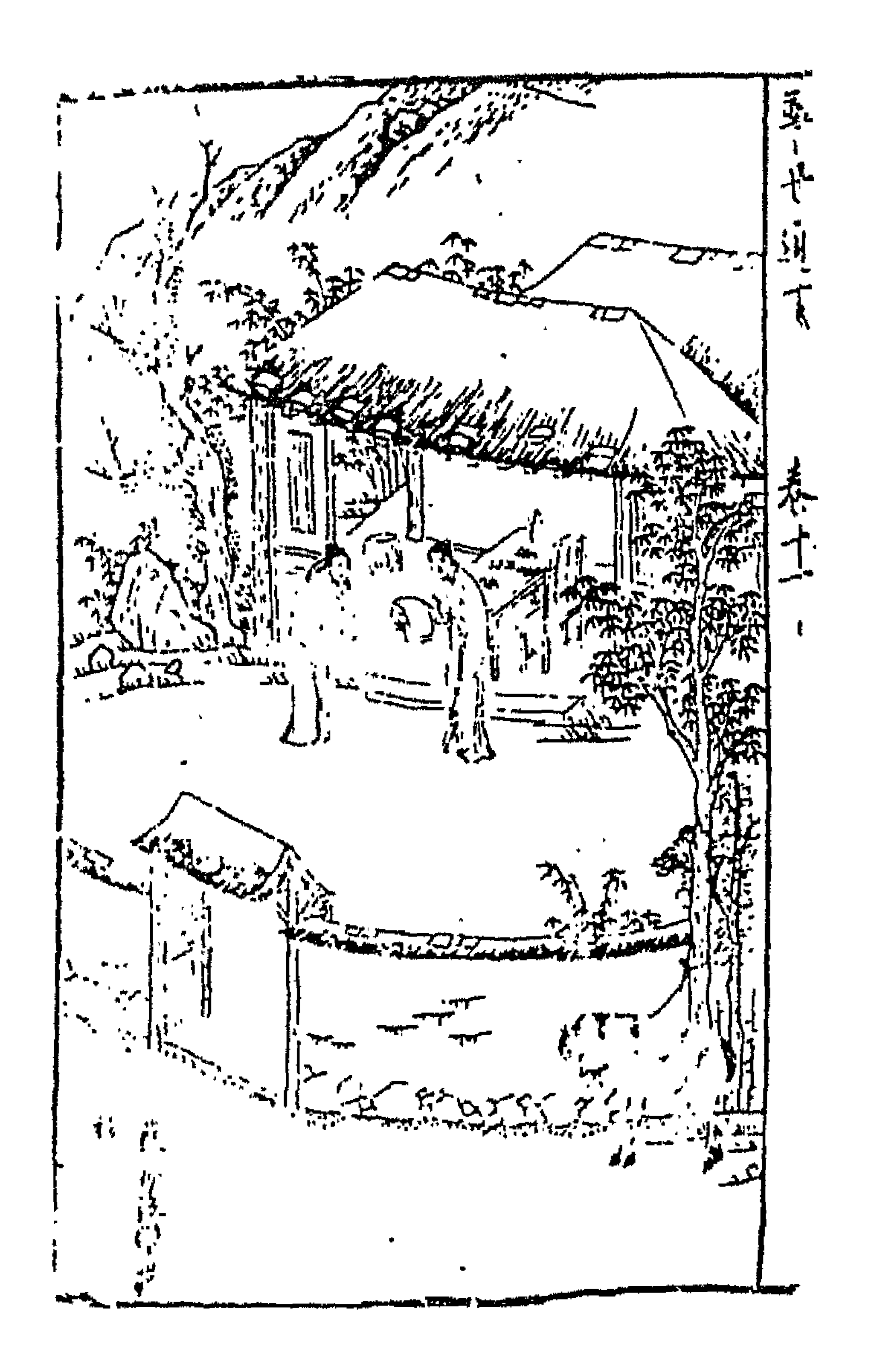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早潮纔罷晚潮來　一月周流六十回

不獨光陰朝復暮　杭州老去被潮催

這四句詩是唐朝白樂天杭州錢塘江看潮所作話中說杭州府有一才子姓李名宏字敬之此人胸藏錦繡腹隱珠璣奈時運未通三科不第時值深秋心懷抑鬱欲渡錢塘往嚴州訪友命童子收拾書囊行李買舟而行撐出江口天已下午李生推篷一看果然秋江景致更自非常有宋朝蘇東坡江神子詞為

詞

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李生正看之間只見江口有一座小亭扁曰秋江亭舟人道這亭子上每日有遊人登覽今日如何冷靜李生想道似我失意之人正好乘着冷靜時去看一看叫家長與我移舟到秋江亭去舟人依命將船放到亭邊停橈穩纜李生上涯步進亭子將那四面窗

䆫推開倚檻而望見山水相啣江天一色李生心喜叫童子將卓椅拂淨焚起一爐好香取瑤琴橫於卓上操了一回曲終音止舉眼見墻壁上多有留題字跡不一獨有一處連真帶草其字甚大李生起而觀之乃是一首詞名西江月是說酒色財氣四件的短處

酒是燒身硝焰色爲割肉鋼刀財多招忌損人苗
氣是無煙火藥　四件將來合就相當不欠分毫
勸君莫戀最爲高纔是修身正道

李生看罷笑道此詞未爲確論人生在世酒色財氣

四者脫離不得若無酒失了祭享宴會之禮若無色絕了夫妻子孫之事若無財天子庶人皆沒用度若無氣忠臣義士也盡委靡我如今也作一詞與他解釋有何不可當下將得墨濃醮得筆飽就在西江月背後也帶草連真和他一首

三杯能和萬事一醉善解千愁陰陽和順喜相求孤寡須知絕後○財乃潤家之寶氣爲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爲仇持論何多差謬

東坡寫罷擲筆於卓上見香煙未燼方欲就坐再擡頭間忽然聽簷前一陣風起

青琅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惟聞千樹吼　不見半分形

李生此時不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朦朧中但聞環珮之聲異香滿室有美女四人一穿黃一穿紅一穿白一穿黑自外而入向李生深深萬福李生此時似夢非夢便問四女何人爲何至此四女乃含笑而言妾姊妹四人乃古來神女遍遊人間前日有詩人在此遊玩作西江月一首將妾等辱罵使妾等羞愧無地今日蒙先生也作西江月一首與妾身解釋前冤特來拜謝李生心中暗悟知是酒色財氣四者之精

你不畏懼，便道四位賢姐各請通名，把衣各吉詩一句。

穿黃的道、杜康造下萬家春。

穿紅的道、一面紅妝愛殺人。

穿白的道、生死窮通都屬我。

穿黑的道、氤氳世界滿乾坤。

原來那黃衣女是酒，紅衣女是色，白衣女是財，黑衣

女是氣孕生心下了然用手輕招四女你四人聽我分剖、

香甜美味酒爲先　美貌芳年色更鮮
財積千箱稱富貴　善調五氣是真仙

四女大喜拜謝道既承解釋復勞獎乞先生於吾姊妹四人之中選擇一名無難之夕奉陪枕席少效恩環孕生搖手道聲道不可不可小生有志攀月中丹桂焉肯戀野外閑花請勿多言恐虧行止四女笑道先生差矣妾等乃巫山洛水之儔非路柳牆花之比漢司馬相如文章魁首唐李衛公開國元勳一納

文君，一收紅拂，反作風流話柄，不聞取譏於後世，況佳期良會，錯過難逢，望先生三思。李生到底是少年才子，心猿意馬，拿把不定，不免轉口道：既賢姐們見愛，但不知那一位是無邊之女？小生情願拱留。言之未已，只見那黃衣酒女忽起移步上前，道先生：妾乃無邊之女。李生道：怎見賢姐無邊？酒女道：妾亦有西江月一首：

酋助英雄壯膽，能添錦繡詩腸，神仙造下解愁方，
雪月風花玩賞。

又道：還有一句要緊言語，先生聽着：

好色能生疾病貪盃總是清狂八仙醉倒紫雲鄉
不羨公侯卿相

李生大笑道好個八仙醉倒紫雲鄉小生情願相留方留酒女只見那紅衣色女向前撇個倒豎星眼圓睜道先生不要聽賤婢之言賤人我且問你你只講酒的好處就罷了為何重己輕人亂講好色的能生疾病終不然三四歲孩兒害病也從好色中來你只誇己的好處掛不知己的不好處

下帝喪身因酒荒　江邊李白損其軀
勸君休飲無情水　醉後教人心意迷

李生道有理古人亡國喪身皆酒之過小生不敢相留只見紅衣女妖妖嬈嬈的走近前來道妾身乃是無過之女也有西江月爲證

舞袖翻爲粉蝶頸叉作池與花開無知花鳥動情懷、豈可人無歡愛○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貪戀多不紅羅帳裏兩和諧、、一刻千金難買、、

李生沉吟道真個一刻千金難買纔欲留色女那白衣女早已發怒罵道賤人怎麼說千金難買終不然我、到不如你、、說起你的過處儘多

尾生橋下水涓涓　吳國西施事可憐

貪戀花枝終有禍　好姻緣是惡姻緣

李生道：先生差矣，夫差亡國，皆由於色，其過也不下於酒，請去，請去。遂問白衣女：你卻如何？白衣女上前道：

收盡三才權柄，榮華富貴從生。縱教好善聖賢心，空下難施德行。
有我人皆欽敬，無我到處相輕。
休因閒氣鬬和爭，問我須知有命。

李生點頭道：汝言有理，世間所敬者財也，我若有財，取利第如反掌耳。纔動喜留之意，又見黑衣女粉臉生嗔，星眸帶怒，罵道：你爲何說休爭閒氣？爲人在世

沒了氣還好我想着你

有財有勢是英雄　命若無時枉用功

昔日石崇因富死　銅山不助鄧通窮

李生摇首不語心中暗想石崇因財取禍鄧通空有錢山不救其饑財有何益便問氣女卿言雖則如此但不知卿於平昔間處世何如黑衣女道俺處世呵

一自混元開闢陰陽二字成功含為元氣散為風

萬物得之萌動○但看生身六尺　間三寸流通

汁和酒色盡包能無氣誰人享用

氣女說罷李生還未及答只見酒色財三女齊聲來
講先生休聽其言我三人豈被賤妒他幾乎且聽我
數他過失、

霸王自刎在烏江　有智周瑜命不長
多少陣前雄猛將　皆因爭氣一身亡

先生也不可相留李生躊躕思想四女皆為有過
之人四位賢姐小生薇涉衾寒不敢相留都請回去
四女此時互個埋怨這個說先生留我為何要你打
短那個說先生愛我為何要你爭光話不投機一時
鬧打罵起來、

酒爲色盜人骨髓色爲酒專惹非災財爲氣能傷肺腑氣爲財能損情懷直打得酒女烏雲亂色女寶髻歪財女撾得叫氣女倒塵埃一箇箇蓬鬆鬢髮遊粉臉不整金蓮撒鳳鞋

四女打在一團攪在一處李生暗想四女相爭不過爲我一人耳方欲向前勸解被氣女用手一推先生閃開待我打死這三個賤婢李生猛然一驚衣袖拂着琴絃噹的一聲响驚醒回來擦磨睡眼定睛看時那見四女踪跡李生撫髀長嘆我因關心太切遂形于夢寐之間振適間夢中所言四者皆爲有過我爲

何又作這一首詞將揚其美使後人觀看此詞念意於酒色沉迷於財氣我即爲禍之想亦如今欲要說他不好難以悔筆也罷如今再題四句等人防甚而行就在粉墻西江月之後又擇一首

飲酒不醉最爲高　好色不亂乃英豪
無義之財君莫取　忍氣饒人禍自消

這段詩雖說酒色財氣一般有過細看起來酒也有不會飲的氣也有耐得的無如財色二字害事但是貪財好色的又免不得喫幾盃酒免不得淘幾場氣酒氣二者又總括在財色裏面了今日說一椿與

閒卒為財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禍來後來悲歡離合做了錦片一場佳話正是

說時驚破奸人膽　話出傷殘義士心

卻說國初永樂年間北直隸涿州有個兄弟二人姓蘇其兄名雲其弟名雨父親早喪單有母親張氏在堂那蘇雲自小攻書學業淹貫二十四歲上一舉登科殿試二甲除授浙江金華府蘭谿縣大尹蘇雲回家住了數日憑限已到不免擇日起身赴任蘇雲對夫人鄭氏說道我早登科甲初任牧民立心願為好官此去止飲蘭溪一杯水所有家財盡數收拾將十

僕一位
官不覺
往

分之三留為母親供膳其餘帶去任所使用當日拜別了老母囑付兄弟蘇雨好生侍養高堂爲兒的若不得罪於地方到三年考滿又得相見說罷不覺慘然淚下蘇雨道哥哥榮任是美事家中自有兄弟支持不必掛懷前程萬里須自保重蘇雨又送了一程方別蘇雲同夫人鄭氏帶了蘇勝夫妻二人伏事登途到張家灣地方蘇勝禀道此去是水路該用船隻偶有順便回頭的官船老爺坐去穩便蘇知縣道甚好原來坐船有個規矩但是順便回家不論客貨私貨都裝載得滿滿的却去攬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

號免他一路稅課不要那官人的船錢反出幾十兩銀子送他爲孝順之禮謂之坐船錢蘇知縣是簡老實的人何曾曉得恁樣規矩聞說不要他船錢已自勾了還想甚麼坐船錢那蘇勝私下得了他四五兩銀子酒錢喜出望外從旁攛掇蘇知縣同家小下了官艙一路都是下水渡了黃河過了揚州廣陵驛將近儀真因船是年遠的又帶貨太重發起漏來滿船人都慌了蘇知縣叫快快攏岸一時間將家私和行李都搬上岸來只因搬這一番有分教蘇知縣全家受禍正合着二句古語道是

漫藏誨盜　冶容誨淫

却說儀真縣有個慣做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壩上街居住久攬山東王尚書府中一隻大客船裝載客人南來北往每年納還船租銀兩他合着一班水手叫做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這一班都不是個良善之輩又有一房家人叫做姚大時常攬了載約莫有些油水看得入眼時半夜三更悄地將船移動到僻靜去處把客人謀害劫了財帛如此十餘年徐能也做了些家事這些騃計一個個喫香飯歇飽食煖衣正所謂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你道徐

能是儀真縣人如何却攬山東王尚書府中的船隻況且私商起家千金自家難道打不起一隻船是有個緣故王尚書初任南京爲官曾在楊州娶了一位小奶奶後來小奶奶父母却移家於儀真居住王尚書時常周給後因路遠不便打這隻船與他教他賃租用度船上豎的是山東王尚書府的水牌下水時就是徐能包攬去了徐能因爲做那私商的道路到不好用自家的船要借尚書府的名色又有勢頭人又不疑心他所以一向不致敗露今日也是蘇知縣合當有事恰好徐能的船空閑在家徐能正在岸上

尋主顧聽說官船發漏忙走來看看見搬上許多箱籠囊篋心中早有七分動火結末又走個嬌嬌滴滴少年美貌的奶奶上來徐能是個貪財好色的都頭不覺心窩發癢眼睛裏迸出火來又見蘇勝搬運行李料是僕人在人叢中將蘇勝背後衣袂一扯蘇勝回頭徐能陪個笑臉問道是那裏去的老爺莫非要換船麼蘇勝道家老爺是新科進士選了蘭溪縣知縣如今去到任因船發了漏權時上岸若就有個好船換得省得又落主人家徐能指着河裏道這山東王尚書府中水船在上的就是小人的船新修整得

好又堅固又乾淨慣走浙直水路水手又都是得力的今晚若下船明早祭了神福等一陣順風不幾日就吹到了蘇勝歡喜便將這話禀知家主蘇知縣叫蘇勝先去看了艙口就議定了船錢因家眷在上不許搭載一人徐能俱依允了當下先秤了一半船錢那一半直待到縣時找足蘇知縣家眷行李重復發下了船徐能慌忙去尋那一班不做好事的幫手趙三等都齊了只有翁范二人不到買了神福正要開船岸上又有一個漢子跳下船來道我也相幫你們去徐能看見呆了半晌原來徐能有一個兄弟叫

做徐用班中都稱爲徐大哥徐二哥真個是有性善有性不善徐能慣做私商徐用倒好諫但是徐用在船上徐能要動手腳往往被兄弟阻住十遭到有八九遭做不成所以今日徐能瞞了兄弟不去叫他那徐用卻自有心聽得說有個少年知縣換船到任寫了哥子的船又見哥哥去與這一班如狼似虎的人不對他說心下有些疑惑故意要來船上相幫徐能卻怕兄弟阻擋他這番穩善的生意心中嘿嘿不喜正是

涇渭自分清共濁　薰蕕不混臭和香

[illegible]

却說蘇知縣臨欲開船又見一個漢子趕將下來心中到有些疑慮只道是趁船的叫蘇勝你問那方纔來的是甚麼人蘇勝去問了來回復道船頭叫做徐能方纔來的叫做徐用就是徐能的親弟蘇知縣想道這便是一家了是日開船約有數里徐能就將船泊岸說道風還不順衆弟兄且喫神福酒徐能飲酒中間只推出恭上岸招兄弟徐用對他說道我看蘇知縣行李沉重不下千金跟隨的又止一房家人這場好買賣不可錯過你却不要阻擋我徐用道哥哥此事斷然不可他若任所回來盈囊滿篋必是貪贓

[illegible]

所致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如今方纔赴任不選家中帶來幾兩盤費那有千金況且少年科甲也是天上一位星宿哥哥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後來必然懊悔徐能道財采到不打緊還有一事好一個標致奶奶你哥正死了嫂嫂房中沒有個得意掌家的這是天付姻緣兄弟這番須作成做哥的則個徐用又道從來相女配夫既是奶奶必然也是宦家之女把他好夫好婦拆散了強逼他成親到底也不和順此事一發不可這裏兄弟二人正在唧唧噥噥船艄上趙三望見了正不知他商議甚事一跳跳上岸來徐用

見趙三上岸洋洋的到走開了趙三問徐能適纔與二哥說甚麼徐能附耳述了一遍趙三道既然二哥不從到不要與他說了只消兄弟一人便與你完成其事今夜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徐能大喜道不枉叫做趙一刀原來趙三為人粗暴動不動自誇道我是一刀兩段的性子不學那粘皮帶骨因此起個異名叫做趙一刀當下衆人飲酒散了權時歇息看看天曉蘇知縣夫婦都睡了約至一更時分開得船上起身收拾篷索叫蘇勝附時說道江船全靠順風趂這一夜風使去明早便到南京了老爺們睡穩莫要

開口等我自行那蘇知縣是北方人不知水面的勾當聽得這話就不問他了卻說徐能撑開船頭見風已不順正中其意撥起滿篷倒使轉向黃天蕩去那黃天蕩是極野去處船到蕩中四望無際姚大便去抛鐵錨楊辣嘴把定頭艙門只沈鬍子守舵趙三當先提着一口潑風刀徐能手執板斧隨後只不叫徐用一人却說蘇勝打鋪睡在艙口聽得有人推門進來便從被窩裏鑽出頭向外張望趙三看得真一刀砍去正劈着額了蘇勝只叫得一聲有賊又復一刀砍殺拖出艙口向水裏撺下去了蘇勝的老婆和衣

睡在那裏聽得嚷摸將出來也被徐能一斧劈倒姚大點起火把燃得艙中通亮慌得蘇知縣雙膝跪下叫道大王行李分毫不要了只求饒命徐能道饒你不得舉斧照頂門砍下却被一人攔腰抱住道使不得使不得

秋涼逢赦至　　病篤遇仙來

你道是誰正是徐能的親弟徐用曉得衆人動撣不幹好事走進艙來却好抱住了哥哥扯在一邊不容他動手徐能道兄弟今日騎虎之勢罷不得手了徐用道他中了一場進士不曾做得一日官今日劫了

[illegible]

他財帛占了他妻小殺了他家人又教他刀下身亡
也忒罪過徐能道兄弟別事聽得你這一件聽不得
你得了他便是禍根我等性命難保放了下徐用起
他得緊了便道哥哥既然放他不得撇在湖中也得
做个全屍而死徐能道便依了兄弟言語徐用道哥哥
撇下手中兇器兄弟方好放手徐能果然把板斧撇
了徐用放了手徐能對蘇知縣道免便免你一斧只
是發你不得便將麻索綑做一團如一隻餛飩相似
向水面撲通的攛將下去眼見得蘇知縣不活了只
人鄭氏只叫得苦便欲跳水徐能那裏容他把艙門

閑閑撥回船頭將篷扯滿又使轉來原來江湖中除了頂頭大逆風從容都使得篷只在邵伯湖不過五十餘里到天明仍到了五壩口上徐能回家喚了一乘轎與叔叔家的朱婆先扶了奶奶上轎一路哭哭啼啼竟到了徐能家裏徐能分付朱婆伏侍好生勸慰奶奶到此地位不由不順從不要愁煩今夜若肯依順你終身富貴強似跟那窮官說得成時重重有賞朱婆領命引着奶奶歸房徐能同衆人將船中箱籠盡數搬運上岸打開看了作六分均分殺倒一口猪燒利市紙連翁鼻涕范剝皮都請將來做慶賀

徐能大有作用

不和睦的盗業不好

筵席徐用心中甚是不忍想着哥哥不仁到夜來必然去逼蘇奶奶若不從他性命難保若從時可不斷了他名節雖在席中如坐針氈眾人大酒大肉直喫到夜徐用心生一計將大折碗滿斟燒酒碗內約有斤許徐用捧了這碗酒到徐能面前跪下徐能慌忙來攙道兄弟爲何如此徐用道夜來船中之事做兄弟的趕拘了兄長必然見怪若果然不怪可飲兄弟這碗酒徐能雖是強盜弟兄之間到也和睦只恐徐用疑心將酒一飲而盡衆人見徐用勸了酒都起身把盞道今日徐大哥娶了新嫂是個大喜我等一人

慶一盃此時徐能七八已醉欲推不飲衆人道徐二哥是弟兄我們異姓偏不是弟兄徐能被纏不過只得每人陪過喫得爛酊大醉徐用見哥哥坐在椅上打瞌睡只推出恭提個燈籠走出大門從後門來門却鎖了徐用從墻上跳進屋裏將後門鎖裂開取燈籠藏了廚房下兩個丫頭在那裏盪酒徐用不敢進到房前只見房門掩着裏面說話聲响徐用側耳而聽却是朱婆勸鄭夫人成親正不知勸過幾多言語了鄭夫人不允只是啼哭朱婆道奶奶既立意不順從何不就船中尋個自盡今日到此那裏有地孔鑽

去鄭夫人哭道媽媽不是奴家貪生怕死只爲有九個月身孕在身若死了不打緊我丈夫就絕後了朱婆道奶奶你就生下兒女來誰容你存留老身又是婦道家做不得程嬰杵臼也是枉然徐用聽到這句話一脚把房門踢開唬得鄭夫人魂不附體道朱婆也都慌了徐用道不要忙我是來救你的我哥哥已醉乘此機會送你出後門去逃命異日相會須記得不干我徐用之事鄭夫人叩頭稱謝朱婆因說了半月也十分可憐鄭夫人情願與他作伴逃走徐用身邊取出十兩銀子付與朱婆做盤纏引二人出後門

又送了他出了大街囑付小心在意說罷自去了好
似

撞碎玉籠飛彩鳳　掣開金鎖走蛟龍

卻說朱婆與鄭夫人尋思黑夜無路投奔信步而行
只揀僻靜處走去又顧不得鞋弓步窄約行十五六里
餘奶奶心中着忙到也不怕脚痛那朱婆郤走不動
了沒奈何彼此相扶又捱了十餘里天還未明朱婆
原有個氣急的症候走了許多路發喘起來道奶奶
不是老身有始無終其實寸步難移只怕反拖累奶
奶且喜天色微明奶奶前去好尋個安身之處老身

在此處途路還熟不消掛念鄭夫人道奴家患難之
際只得相傲了只是媽媽遇着他人休得洩了奴家
消息朱婆道奶奶尊使老身不快你的事鄭夫人纔
轉得身朱婆嘆口氣想道沒處安身索性做個乾淨
好人望着路傍有口義井將一雙舊鞋脫下投井而
死鄭夫人眼中流淚只得前行又行了十里共三十
餘里之程漸覺腹痛難忍此時天色將明望見路傍
有一所菴其門尚閉鄭夫人叩門意欲借菴中暫歇
菴內荅應開門鄭夫人擡頭看見驚上加驚想道我
來錯了原來是僧人闍得前邊和尚們最不學好緣

了強盜又撞了和尚却不得乘千死萬死左右一死且進門覩其動靜那僧人看見鄭夫人丰姿服色不像個以下之人甚相敬重請入淨室閒訊敘話起來方知是尼僧鄭夫人方纔心定將貴天遇盜之事敘了一遍那老尼姑道奶奶暫住幾日不妨却不敢久留恐怕強人訪知彼此有損說猶未畢鄭夫人腹痛一陣緊一陣老尼年踰五十也是半路出家的曉得些道兒問道奶奶這痛陣到像要分娩一般鄭夫人道實不相瞞奴家懷九個月孕因昨夜走急了些肚疼只怕是分娩了老尼道奶奶莫怪我說這裏是

佛地不可污穢奶奶可往別處去不敢相留鄭夫人眼中流淚哀告道師父慈悲為本這十方地面不留教奴家更投何處想是蘇門前世業重今日遭此寃刦不如死休老尼心慈道也罷菴後有個厠屋奶奶若沒處去權在那厠屋裏住下等生產過了進菴未遲鄭夫人出於無奈只得捧着腹肚走到菴後厠屋裏去雖則厠屋喜得不是個露坑到還乾淨鄭夫人到了屋內一連幾陣緊痛産下一個孩兒老尼聽得小兒啼哭之聲忙走來看說道奶奶且喜平安只是一件毋子不能並留若留下小的我與你托人撫養

你就休住在此你若要住時把那小官人棄了不然佛地中啼啼哭哭被人疑心查得根由又是禍事鄭夫人左思右量兩下難捨便道我有道理將自己貼肉穿的一件羅衫脫下包裹了孩兒拔下金釵一股插在孩兒胸前對天拜告道夫主蘇雲倘若不該絕後願天可憐遇個好人收養此兒祝罷將孩兒遞與老尼央他放在十字路口老尼念聲阿彌陀佛接了孩兒走去約莫半里之遙地名大柳村撇於柳樹之下

分明路側重逢棄　疑是空桑再產伊

老尼轉來回復了鄭夫人鄭夫人一慟幾死老尼勸解自不必說老尼淨了手向佛前念了血盆經送湯送水假看覷鄭夫人鄭夫人將隨身簪珥手釧盡數解下送與老尼爲陪堂之費等待滿月進菴做了道姑拜佛看經過了數月老尼恐在本地有是非又引他到當塗縣慈湖老菴中潛住更不出門不在話下

却說徐能醉了睡在椅上直到五鼓方醒衆人見主人酒醉先已各散去訖徐能醒來想起蘇奶奶之事走進房看時却是個空房連朱婆也不見了叫丫鬟問時個個目睜口呆對答不出看後門大開情知

走了，雖然不知去向，也少不得追趕。料他不走南路，必走北路。望僻靜處一直追來，也是天使其然，一逕走那蘇奶奶的舊路，到義井頭，看見一隻女鞋，原是他先前老婆的繡鞋，認得是朱婆的，疑猜道：難道他特地奔出去，到於此地，捨得性命，已落井擱？一望黑洞洞地，不要管他，再趕一程。又行十餘里，已到大柳村前，全無蹤跡。正欲回身，只聽得小孩子哭，得走上一步看時，那大柳樹之下，一個小孩兒，且是生得端正，懷間有金釵一股，正不知什麼人撇下的。心中暗想：我徐能年近四十，尚無子息，這不是皇天有眼。

賜與我爲嗣輕輕抱在懷裏那孩兒就不哭了徐能心下十分之喜也不想追趕撇了孩子就回到得家中想姚大的老婆新育一個女兒未及一月死了正好接奶把那一股釵子就做賞錢賞了那婆娘教他好生餵乳長大之時我自看顧你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插下薔薇有刺藤　養成乳虎自傷生
凡人不識天公巧　種就殃苗待長成

話分兩頭再說蘇知縣被强賊攛入黃天蕩中自古道死生有命若是命不該死一千個也休了只爲蘇

知縣後來還有造化在水中半沉半浮直淌到瀾水閘邊恰好有個徽州客船泊於閘口客人陶公夜半正起來撒溺覺得船底下有物叫水手將篙摘起却是一個人渾身綁縛心中駭異不知是死的活的正欲推去水中有這等異事那蘇知縣在水中浸了半夜還不曾死開口道救命救命陶公見是活的慌忙解開綁索將姜湯灌醒問其緣故蘇知縣備細告訴被山東王尚書船家所劫如今待往上司去告理陶公是本分生理之人聽得說要與山東王尚書家打官司只恐連累有懊悔之意蘇知縣看見顏色變了

伯不相容使敗口道如今盤費一空文憑又失此身無所着落倘有安身之處再作道理陶公道先生休惟我說你若要去告理在下不好管得再若只要個安身之處敝村有個市學倘肯相就權住幾時蘇知縣道多謝多謝陶公取些乾衣服教蘇知縣換了帶回家中道付名雖喚做三家村共有十四五家每家多有兒女上學却是陶公做領袖分派各家輪流供給在家教學不放他出門看官牢記着那蘇知縣自在村中教學不提

求叫秋饑民人事

棲作之乎者也陋

却說蘇老夫人在家思念兒子蘇雲對次子蘇雨道你哥哥爲官一去三年杳無音信你可念手足之情親往蘭溪任所討個音耗回來以慰我懸懸之望蘇雨領命收拾包裹陸路短盤水路搭船不則一日來到蘭溪那蘇雨是朴實莊家不知委曲一逕走到縣裏值知縣退衙來私宅門口敲門守門皂隸急忙攔住問是甚麼人蘇雨道我是知縣老爺親屬你快通報皂隸道大爺好利害既是親屬可通個名姓小人好傳雲板蘇雨道我是蘇爺的嫡親兄弟特地從涿州家鄉而來皂隸啐臉打一啐罵道見鬼大爺自姓

商是江西人牛頭不對馬嘴正說間後堂又有幾個
閑蕩的公人聽得了走來對他罵道那裏來這光棍
打他出去就是蘇雨再三分辯那個聽他正在那里
七張八嘴東扯西拽驚動了衙內的商知縣開私宅
出來問其緣由蘇雨聽說大爺出衙那眼看時却不
是哥哥已自心慌只得下跪禀道小人是北直隸涿
州蘇雨有親兄蘇雲於三年前選本縣知縣到任以
後杳無音信老母在家懸望特命小人不遠千里來
到此間何期遲了思想相倪在此榮任必知家兄
前任下落商知縣惻然扶起與他作揖看坐說道你

令兄向來不曾到任吏部只道病故了又將此缺補與下官既是府上都沒消息不是覆冊定是道屈了若是中途病亡豈無一人回籍蘇雨聽得哭將起來道老母家中懸念只望你衣錦還鄉誰知死得不明不白教我如何回覆老母高知縣傍觀未免同袍之情甚不過意寬慰道事已如此足下休得煩惱且在敝治寬住一兩個月待下官差人四處打聽令兄消息回府未遲一應路費都在下官身上便分付門下於庫房取俸銀十兩送與蘇雨爲程敬着一名皂隸送蘇二爺於城隍廟居住蘇雨雖承高公美意心下

痛苦晝夜啼哭住了半月忽感一病服藥不愈嗚呼哀哉

未得兄弟生逢　又見娘兒死別

高知縣買棺親往殯殮停柩於廟中分付道士小心看視不在話下再說徐能自抱那小孩兒回來教姚大的老婆做了乳母養爲己子俗語道只愁不養不愁不長那孩子長成六歲聰明出衆取名徐繼祖上學攻書十三歲經書精通遊庠補廩十五歲上登科起身會試從涿州經過走得乏了下馬歇脚見一老婆婆面如秋葉髮若銀絲自提一個磁瓶問井頭汲

水徐繼祖上前與婆婆作揖求一甌清水解渴老婆婆老眼朦朧看見了這小官人清秀可喜便留他家裏喫茶徐繼祖道只怕老娘府上路遠婆婆道十步之內就是老身舍下徐繼祖真個下馬跟到婆婆家裏見門庭雖像舊家甚是冷落後邊房屋都被火燒了花磚成堆無人收拾止剩得廳房三間將上樓隔斷左一間老婆婆做個臥房右一間放些破家火中間雖則空下傍邊供兩個靈位開寫着長兒蘇雲次兒蘇雨廳側邊是個耳房一個老婢在內燒火老婆婆請小官人於中間坐下自己陪坐喚老婢瀹出一二

盞熱騰騰的茶將托盤托將出來道小官人喫茶老婆婆看着小官人目不轉睛不覺兩淚交流徐繼祖怪而問之老婆婆道老身七十八歲了就說錯了何言語料想郎君不怪徐繼祖道有話但說何怪之有老婆婆道官人尊姓青春幾歲徐繼祖叙出姓名年方二十五歲今科僥倖中舉赴京會試老婆婆屈指暗數了一回撲簌簌淚珠滚一個不住徐繼祖也不覺慘然道婆婆如此哀楚必有傷心之事老婆婆道老身有兩個兒子長子蘇雲叨中進士職受蘭溪縣尹十五年前同着媳婦赴任一去杳然老身又遣次

男蘇雨親往任所探聽消息也不回來後來聞人傳說大小兒喪於江盜之手次兒沒於蘭溪老身痛苦無伸又被鄰家失火延燒房屋老身和這婢子兩口權住這幾間房內惟以待死適纔偶見郎君面貌與蘇雲無二又剛是十九歲所以老身感傷不已今日天色已晚郎君若不嫌貧賤在寒舍權住一晚喫老身一餐素飯說罷又哭徐繼祖是個慈善的人也是天性自然感動心內到可憐這婆婆也不忍別去就肯住了老婆婆宰雞煮飯管待徐繼祖敘了二三更的話就留在中堂歇息次早老婆婆起身又留喫

將衫燒

了早飯臨去時依依不捨在敝箱子內取出一件不曾開折的羅衫出來相贈說道這衫是老身親手做的男女衫各做一件却是一般花樣女衫把與兒婦穿去了男衫因打摺時被燈煤落下燒了領上一個孔老身嫌不吉利不曾把與亡兒穿至今老身收着今日老身見了郎君就如見我蘇雲一般郎君受了這件衣服倘念老身辛苦之景來年春闈得第衣錦還鄉是必相煩差人於蘭溪縣打聽蘇雲蘇雨一個實信見報老身死亦瞑目說罷放聲痛哭徐繼祖沒來由不覺也掉下淚來老婆婆送了徐繼祖上馬哭

進屋去了徐繼祖不勝傷感到了京師連科中了二甲進士除授中書朝中大小官員見他少年老成諸事歷練甚相敬重也有打聽他未娶情願賠了錢送女兒與他做親徐繼祖爲不曾禀命於父親堅意推辭在京二年爲急缺風憲衙選授監察御史差往南京刷卷就便回家省親歸娶剛好一十九歲徐能此時已做了太爺在家中耀武揚威甚是得志正合著古人兩句

常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再說鄭氏夫人在慈湖尼菴一住十九年不曾出門

一口照鏡覺得龐兒非舊潸然淚下想道殺夫之仇未報孩兒又不知生死就是那時有人收留也不知落在誰手住居何鄉我如今容貌憔瘦又是道姑打扮料無人認得況且喫了這幾年安逸茶飯定害悲中心中過意不去如今不免出外托鉢一來也尋訪菴中二來往儀真一路去順便打聽孩兒消息常言大海浮萍也有相逢之日或者天天可憐有近處人家拾得撫養在彼母子相會對他說出根由教他做個報仇之人卻不了却心願當下與老尼商議停妥托了鉢盂出菴而去一路抄化到於當塗縣內只見

沿街搭彩迎接倒發御史徐爺鄭夫人到一家化齋其家乃是里正謝道我家有接官一事甚是匆忙改日來布施罷却有間壁一個人家有女兒開立在門前觀看搭彩看着這娘生得十分精緻年也却不甚長見化不得齋便去叫喚他鄭氏聞喚到彼問試過了那女孩便死進中堂將齋款待問其來歷鄭氏料非賊黨想道我若隱忍不說到底終無結末遂將十九年前苦情數一數二告訴出來誰知屏後那女孩的家長伏着聽了半日心懷不平轉身出來叫道媽你心中不必苦見今倒發御史到任如何不去告

狀中理鄭氏道小道是女流幼未識字寫不得狀詞那家長道要告狀我替你寫便去買一張三尺三的綿紙從頭至尾寫道

告狀婦鄭氏年四十二歲係直隸涿州籍貫夫蘇雲由進士選授浙江蘭溪縣尹於某年相隨赴任路經儀真因船漏過載[illegible]期船戶積盜徐能糾夥多人中途劫夫財謀夫命又欲姦騙氏身氏幸逃出庵中潛躲迄今一十九年沉寃無雪徐盜見在五壩街住懇乞　天恩捕獲正法生死啣恩激切上告

鄭氏收了狀子，作謝而出，走到接官亭，徐御史正在亭太道周兵備船中答拜，船頭上，清如水鄭氏不知利害，逕跪上船，管船的急忙攔阻，鄭氏便叫起屈來，徐爺在船中聽見，也是一緣一會，偏覺得音聲悽慘，叫巡捕官接進狀子，同周兵備觀看，不看猶可，看畢時，唬得徐御史面如土色，屏去從人，私向周兵備請教道，婦人所告正是老父學生欲待不准他狀，又恐在別衙門告理，周兵道呵呵大笑道，先生大人，正見古年，不知機變，此事亦有何難，可分付巡捕官，帶那婦人，明日察院中審問，到那其間，一頓板子，將那

婦人敲死可不絕了後患徐御史起身相謝道承教了辭別周兵備分付了巡捕官說話押那告狀的婦人明早帶進衙門面審當下回察院中安歇一夜不睡想道我父親積年爲盜這婦人所告或是真情當先刦財殺命今日又將婦人打死却不是冤上加冤若是不打殺他時又不是小可利害驀然又想起三年前涿州遇見老嫗說兒子蘇雲被强人所算想必就是此事了又想道我父親刦掠了一生不知造下許多冤業有何陰德積下兒子科第我記得小時上學學生中常笑我不是親生之子正不知我此身從

何而來此事除非奶公姚大知其備細心生一計寫就一封家書書中道到任忙促不及回家特地迎接父叔諸親南京衙門相會路上乏人伏侍可先差奶公姚大來當塗采石驛莫悞莫悞次日開門將家書分付承差送到儀真五壩街上太爺親折巡捕官帶鄭氏進衙徐繼祖見了那鄭氏不由人心中惨然畧問了幾句言語就問道那婦人有兒子沒有如何自家出身告狀鄭氏眼中流淚將菴中產兒幷羅衫包裹和金釵一股留于大柳村中始末又備細說了一遍徐繼祖委決不下分付鄭氏你且在衙中暫住待

我察訪强盜着實再來喚你鄭氏拜謝去了徐繼祖

趕馬到采石驛住下等得奶公姚大到來日間無話

直至黃昏深後喚姚大至於卧榻將好言撫慰問道

我是誰人所生姚大道是太爺生的再三盤問只是

如此徐爺發怒道我是他生之子備細都已知道你

若說得明白念你妻子乳哺之恩免你本身一刀若

不說之時發你在本縣先把你活活敲死姚大道實

是太爺親生小的不敢說謊徐爺道黃天蕩打刦蘇

知縣一事難道你不知姚大又不肯明言徐爺大怒

便將憲票一幅寫下姚大名字發去當塗縣打一百

討氣絶織姚大見僉了憲票着了忙連忙磕頭道小的願說只求老爺莫在太爺面前洩漏徐爺道凡事有我做主你不須懼怕姚大遂將打刦蘇知縣謀蘇奶奶爲妻及大柳樹下拾得小孩子回家教老婆接奶備細說了一遍徐爺又問道當初果身有羅衫一件又有金釵一股如今可在姚大道羅衫上染了血迹洗不淨至今和金釵留在此時徐爺心中已自了然分付道此事只可你我二人知道明早打發你回家取了釵子羅衫星夜到南京衙門來見我姚大領命自去徐爺次早一面差官將盤纏銀兩好生接取

慈湖菴鄭道姑到京中來見我、一面發牌起程、徃南
京到任正是

少年科第榮如錦　　御史威名猛似雷

且說蘇雲知縣在三家村敎學、想起十九年前之事、
老母存亡音信隔絶、妻房鄭氏懷孕在身、不知生死
下落、日夜憂惶、將此情告知陶公、欲到儀真尋訪消
息、陶公苦勸安命、莫去惹事、蘇雲乘清明日、各家出
去掃墓、乃寫一謝帖、留在學館之內、寄謝陶公、收拾
了筆硯出門、一路賣字爲生、行至常州烈帝廟、日晚
投宿、夢見烈帝廟中、燈燭輝煌、自己拜禱求籤、籤語

云、

陸地安然水面凶　一林秋葉遇狂風
要知骨肉團圓日　只在金陵冢府中

五更醒來、記得一字不忘、自家暗解道、江中被盜、逃救在山中住這幾年、有何陸地安然水面凶、已自應了、一林秋葉遇狂風、應了骨肉分飛之象、難道還有團圓日子、金陵是南京地面、御史衙門號爲冢府、我如今不要從儀真徑到南都御史衙門告狀、或者有伸冤之日、天明起來、拜了神道、討其一筶、若該往南京、乞賜聖筶、擲下果然是個聖筶、蔡公歡喜、出了廟

門直至南京寓下一張詞狀到操江御史衙門去出
告狀云
告狀人蘇雲直隸涿州人忝中某科進士初選蘭
溪知縣攜家赴任行至儀眞禍因舟漏僱徵山東
王尚書家船隻過載豈期舟子徐能徐用等慣於
江洋打劫夜半移船僻處縛雲拋水幸遇救免敉
授糊口行李一空妻僕不知存亾勢宦養盜非天
莫勦上告
那操江林御史正是蘇爺的同年看了狀詞甚是憐
憫即刻行個文書支會山東撫按着落王尚書身上

要强盜徐能徐用等剛剛發了文書刷卷御史徐繼祖來拜操院偶然叙及此事徐繼祖有心別了操院出門即時叫聽事官將操院差人喚到本院衙門有話分付徐爺回衙門聽事官喚到操院差人進衙磕頭禀道老爺有何分付徐爺道那王尚書船上强盜本院已知一二今本院賞你盤纏銀二兩你可暫停兩三日待本院喚你們時你可便來管你有處緝拿眞賊眞盜不須到山東去得差人領命去了少頃門上通報太爺到了徐爺出迎就有跼蹐之意想着養育教訓之恩恩怨也要分明今晚且盡個禮數當下

差官往河下接取到衙、原來徐能徐用起身時、連這一班同夥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都倚仗通家兄弟面上、備了百金賀禮、一齊來慶賀徐爺這是天使其然自來投死、姚大先進衙磕頭、徐爺教請太爺二爺到衙舖氊拜見、徐能端然而受、次要拜徐用、徐用抵死推辭不肯、要徐爺下拜、只是長揖趙三等一般、向來在徐能家、把徐繼祖當做子姪之輩、今日高官顯擢、時勢不同、趙三等口稱御史公、徐繼祖口稱高親、兩下賓主相見、備飯款待、至晚徐繼祖在書房中、密喚姚大討他的金釵及帶血羅衫看了、

那羅衫花樣與涿州老婆婆所贈無二。那老婆婆又說我的面龐與他兒子一般。他分明是我的祖母。那慈湖菴中道姑是我親娘。更喜我爺不死見在此間告狀骨肉團圓在此一舉。次日大排筵宴在後堂管待徐能一夥七人。大吹大擂介飲酒。徐爺只推公務獨自出堂。先教聚集民壯快手五六十人。安排停當。聽候本院揮扇為號。一齊進後堂擒拿七盜。又喚操院公差快快請告狀的蘇爺到衙門相會。不一時蘇爺到了。一見徐爺便要下跪。徐爺雙手扶住。彼此站立。問其情節。蘇爺含淚而訴。徐爺道老先生休得愁

頻後堂有許多貴相知在那裏許去認一認蘇爺走入後堂、一者此時蘇爺青衣小帽、二者年遠了、三者出其不意徐能等已不認得蘇爺了、蘇爺時刻在念到也還認得這班人的面貌看得仔細嘆了一聲倒身退出對徐爺道這一班人正是船中的强盗稱何在此徐爺且不回話擧扇一揮五六十個做公的蜂擁而入將徐能等七人一齊捆縛徐能大叫道繼祖孩兒救我則個徐爺罵道死强盜誰是你的孩兒你認得這位十九年前蘇知縣老爺麽徐能就罵徐用道當初不聽吾言只教他全屍而死今日悔之何及

又教姚大出來對診各各無言徐爺分付巡捕官將這八人與我一總發監明日本院自備文書送到操院衙門去發放已畢分付開門請蘇爺復入後堂蘇爺看見這一夥強賊都在酒席上擒拿正不知甚麼意故方欲待請問明白然後叩謝只見徐爺將一張交椅置於面南請蘇爺上坐納頭便拜蘇爺慌忙扶住道老大人素無一面何須過謙如此徐爺道愚男一向不知父親蹤跡有失迎養望乞恕不孝之罪蘇爺還說道老大人不要錯了學生並無兒子徐爺道不孝就是爹爹所生如不信時有羅衫爲證徐爺先

取涿州老婆婆所贈羅衫遞與蘇爺。蘇爺認得領上燈煤燒孔，道：「此衫乃老母所製，從何而得？」徐爺道：「還有一件。」又將血漬的羅衫及金釵取來，蘇爺觀看，又認得此釵乃吾妻首飾，「原何也在此？」徐爺將涿州遇見老母，及采石驛中道姑告狀，并姚大招出情由，備細說了一遍。蘇爺方纔省悟，抱頭而哭。事有湊巧，這裏恰纔父子相認，門外傳鼓報道：「慈湖觀音菴中鄭道姑已喚到。」徐爺忙教請進後堂，蘇爺與奶奶別了一十九年，到此重逢。蘇爺又引孩兒拜見了母親，痛定思痛，夫妻母子哭做一堆。然後打掃後堂，重排個

慶賀筵席。正是

枯老枏枝重茂盛　雲開見月倍光明

次日南京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及府縣官員聞知徐爺骨肉團圓。都來拜賀。操江御史將蘇爺所告狀詞奏還徐爺。聽其自審。徐爺別了列位官員。分付手下。取大毛板伺候。於監中吊出衆盜一個個脚鐐手杻。跪於階下。徐爺在徐家生長。已熟知這班兇徒殺人劫財。非止一事。不消拷問。只有徐用平昔多曾諫諍。且蘇爺夫婦都受他活命之恩。叮囑兒子要出脫他。徐爺一筆出豁了他。趕出衙門。徐用拜謝而去。但

東王尚書寫遠無干，不須推究，徐能趙三首惡，打八十，楊辣嘴沈鬍子在船上幫助，打六十，姚大雖也在船上出尖，其妻有乳哺之恩，與翁鼻涕范剝皮各只打四十板，雖有多寡，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姚大受痛不過，叫道老爺親許免小人一刀，如何失信，徐爺又免他十板，只打三十，打完了，分付收監，徐爺退於後堂，請命於父親，草下表章，將此段情由，具奏天子，先行出姓，改名蘇泰，取否極泰來之義，次要將諸賊不時處決，各賊家財，合行籍沒，為邊儲之用，表尾又說臣父蘇雲，甲出身，一官未赴，十九年患難

之餘宦情已淡臣祖母年踰八袠獨居故里未知存亡臣年十九未娶繼祀無望懇乞天恩給假從臣父骨歸涿州省親歸娶父子奏章已發此時孫繼祖已改名孫泰將新名寫帖謁拜閣各衙門又寫年姪帖子拜謝了操江林御史又記着祖母言語寫書差人往蘭溪縣查問蘇雨下落蘭溪縣差人先來回報蘇二爺十五年前曾到因得病身死高知縣殯殮官寄在城隍廟中蘇爺父子痛哭了一場即差的當人賫了盤費銀兩重到蘭溪水路僱船裝載二爺靈柩回涿州祖墳此葬不一日奏章准了下來一一依

又人之性甚徽悽

准仍封蘇雲爲御史之職欽賜父子馳驛還鄉刑部請蘇爺父子同臨法場監斬諸盜蘇泰預先分付獄中將姚大縊死全屍也算免其一刀徐能嘆口氣道我雖不曾與蘇奶奶成親做了三年太爺死亦甘心了各盜面面相覷延頸受死但見

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監斬官如十殿閻王劊子手似飛天羅刹刀斧劫來財帛萬事皆空江湖使盡英雄一朝還報森羅殿前個個盡驚兇鬼至陽間地上人人都慶賊人亡

在先上本時便有文書支會楊州府官儀眞縣官將

強盜六家預先趕出人口封鎖門戶縱有金寶如山都爲官物家家女哭兒啼人離財散自不必說只有姚大的老婆原是蘇御史的乳母一步一哭到南京來求見御史老爺蘇御史因有乳哺之恩況且丈夫已經正法罪不及孥又恐奶奶傷心不好收留把五十兩銀子賞他爲終身養生送死之資打發他隨便安身京中無事蘇太爺辭了年兄林操江御史公別了各官起馬前站打兩面金字牌一面寫着奉旨省親一面寫着欽賜歸娶旗旛鼓吹好不齊整鬧吵衆的從楊州一路而回道經儀真蘇太爺甚是傷感鄭

老夫人又對兒子說起朱婆投井之事又說庵
中老尼御史公差地方訪問義井居民有人說十几
年前是曾有個死屍浮于井面衆人撈起三日無人
識認只得斂錢買棺盛殮埋於左近一箭之地地方
回復了御史公備了祭禮及紙錢寘錠差官到義井
墳頭通名致祭又將白金百兩送與菴中老尼另封
白銀十兩付老尼收建道場超度蘇二爺朱婆及蘇
勝夫婦亡靈造叶做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蘇公父子
親往拈香拜佛諸事已畢不一日行到山東臨清頭
站先到渡口驛驚動了地方上一位鄉宦那人姓王

死時猶節更妙又是恩府之報從株連出

名貴官拜一品尚書告老在家那徐能攬的山東王尚書船正是他家徐能盜情發了操院拿人鬧動了儀真一縣王尚書的小夫人家屬恐怕連累都搬到山東依老尚書居住後來打聽得蘇御史審明船雖尚書府水牌止是租賃王府並不知情老尚書甚是感激今日見了頭行親身在渡口擗迎接見了蘇公父子滿口稱謝設席款待席上問及御史公欽賜歸娶不知誰家老先兒的宅眷蘇雲答道小兒尚未擇配王尚書道老夫有一末堂幼女年方二八才貌頗頗倘蒙御史公不棄老朽老夫願結絲蘿蘇太爺謙

議不遂只得依允就於臨清暫住擇吉行聘成親有詩為證

月下赤繩曾縮足　何須射中雀屏目

當初恨殺尚書郎　誰想尚書為眷屬

三朝以後蘇公便欲動身王尚書苦留蘇太爺道父別老母未知存亡歸心已如箭矣王尚書不好擔閣過了七日備下千金粧奩別起夫馬送小姐隨夫衣錦還鄉一路無話到了涿州故居且喜老夫人尚然清健見兒子媳婦俱已半老不覺感傷又見孫兒就是向年汲水所遇的郎君歡喜無限當初只恨無下

今日抑且有孫兩代甲科僕從甚衆舊居火焚之餘安頓不下暫借祭院居住起建御史第府縣都來助工鼎倘是不日成之蘇雲在家奉養太夫人直至九十餘歲方終蘇泰歷官至坐堂都御史夫人王氏所生二子將次子承繼爲蘇雨之後二子俱登第至今閭里中傳說蘇知縣報寃唱本後人有詩云

月黑風高浪沸揚　黃天蕩裏賊猖狂

平陂往復皆天理　那見兇人壽命長

第十一卷